

40年后再次相会

77-78级同学 庆祝恢复高考40周年

各位好！印州七七、七八级同学庆祝高考四十年茶话会，现在开始筹备啦...真诚地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回忆当年各自独特的高考经历和收到录取通知的激动心情并畅谈高考对我们一生的影响。盼望您和您家人朋友尽早报名，截止日期为二月二十八日。

聚会活动：

1. 个人介绍和回顾
2. 校园歌曲合唱
3. 才艺展示
4. 现场抽奖
5. 美食茶点
6. 介绍《77-78级的故事》
7. 合影留念
8. 老友交谈、结识新朋友

后续活动：

- 活动录像制成影片后在YouTube上纪念发布
- 出版《77-78级的故事》
- 相互交流，分享爱好

注册： www.eventbrite.com
(Class 77-78 Year of 40 Celebration)
活动费用： \$25/人 (当天签到时现金付费)
组委会邮箱： 7778eventcommittee@gmail.com

请提供：中、英文名，77或78级，学校，专业，现住城市，电话，电子邮箱；大学毕业前照片
才艺或自制作品展示：书画、油画、摄影、出版物、雕塑、木工、刺绣……



(← 上接第B2版)

第三个问题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问题。习近平是我的同龄人，我们都有过知青的经历，所以我对他抱有极大的期待。他上台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更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个改变世界的宏大构想，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然而他搞的个人崇拜却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文革中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搞得全国都跳“忠字舞”，献忠心，结果把中国带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习近平上台以后，不仅有人代表佩戴他的像章，出现了《包子铺》、《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等让人联想到文革中的毛主席像章和歌颂红太阳的歌曲，还有各种官员的肉麻的表忠发言。这些发言包括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的“对习主席真正做到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制造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林彪后来企图刺杀毛泽东，结果仓皇出逃、葬身蒙古。谁能保证今日对习近平表忠心的人不是心怀鬼胎呢？曾几何时被双开的孙政才、令计划、房峰辉不都对习近平表过忠心吗？胡耀邦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

工人出版社2004年7月版127-128页）。中国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才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不要再来一个神。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靠法制才能实现，不能靠人治。

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的历史记忆问题。毛泽东这样定位中国革命的源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年十月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引用了毛的这段话，可见十月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前苏联档案的公开，十月革命被许多历史学家定性为暴力政变，列宁也被看作是应对布尔什维克“血腥恐怖”负责的罪犯。进入新世纪后，俄国教科书以中性立场介绍十月革命，在讲到十月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时，同时介绍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模式失败的例子。那些失败的例子之一就是斯大林搞的大清洗。苏联解体后，从1991年起，俄罗斯将每年10月30日定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悼念二十世纪在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遇难者。十月革命百年的去年10月30日，一座名叫“悲伤墙”（Wall of Grief）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莫斯科揭幕。俄国总统普京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说：“当时各个阶层、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这

77 我们的故事 78

亚美导报 出版
Asian American Today, Inc.

由《亚美导报》出版发行的《77、78，我们的故事》将于近期发售，敬请关注！

段可怕的未来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中国宏大叙事讴歌十月革命的时候闭口不提十月革命在俄国人历史记忆中的变化，更不提俄国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和“悲伤墙”。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革等历次运动与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有太多相似之处。与俄国不同的是中国执政者要人民遗忘那些运动。巴金老人生前关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呼吁被置之不理，文革受难者口述史《一百个人的十年》作者冯骥才以为巴金先生的呼吁“迟早会实现”的愿望落空。以文革开始50周年结束40周年的2016年为例，政府和媒体没有任何活动来纪念这个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的民族劫难。与此同时文革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快速风化流失。近日又传出教育部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作出调整的报道。新版删减了旧版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将其内容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并成一节，题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旧版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防止资本主义，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在新版中变成了“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云云。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说过：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有中国学者这样解读奥威尔的话：记忆是权力的产物，因为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然而，记忆又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记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是非，避免以前的错误。因此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也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作用（见郭于华，“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历史学家罗新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77-78级同学的回忆、观察和质疑就是我们的应有的期望和努力。